



情人的眼泪

思梦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一九九九年，秋天，空气不太滋润，让人多一份思虑。

昨晚。为了庆贺代理德国品牌的服装洽谈成功，我几乎在酒廊畅饮了近一个通宵！今天早上一觉醒来便已是上午十点，带着没有散去的酒气和潜藏在心的喜悦，驱车前往我的公司——爱弥尔服务发展公司，脑子里偶尔会想：今天如果能再谈成功一笔生意那可就太妙了！对于商人来说，每天都在赚钱那才能体现生活的价值与意义。故而，这样的想法时时刻刻都会冒出来，绝不会认为自己这方面的念头过分奢侈……

“柴总，您母亲刚才来过电话，她叫你给她打过去！”年轻的陈小姐（我的办公室工作人员兼私人秘书）在我踏进办公室的时候告诉我。

“知道了！”我淡淡地说，径直朝我的豪华办公桌走去，坐在自己每天必坐的爱弥尔服装公司老总的椅子上，朝那个在我面前总是小心谨慎的陈小姐挥挥手，示意她出去，她顺从的走出办公室并将门带上了，透过那面高大的玻璃墙，我看到工作人员在外面的大厅里各自的工作间忙碌……

“中秋节回来一趟，阿柴，我……”一接通母亲的电话，母亲开口便说道。

“哎，妈……我忙得不得了，中秋节……不过，也真该回家看你们，不过……还是看情况！不过，妈您放心儿子不

会没孝心，我给您汇伍仟块钱吧！如果中秋节我没能回来的话，您只管到银行去刷卡！”我说。

“你，这一次你必须回来一趟，有人给你介绍对象，是电信局的，个子高，人长得漂亮，才大学毕业一年！我已经看过了，我和你爸都比较满意，无论你怎么都要回来……！”母亲兴奋的强调，哎，我的婚事倒真让她操碎了心，可我又有什么办法，虽然我已是三十六岁的大男人，事业上有一点点成功（我还是谦虚点儿），但婚姻大事好像早已不是该我谈的事情，如今能为这个事情关心我的也只有我妈了！

“请你别管这些事情，我知道怎么安排！你也想得出来，难道我非得在宁河找一个乡下老婆让人笑话！”我一半玩笑一半认真，在潜意识里，我生长的那片土地是十足落后的、贫穷的城市，虽然改革这么多年大大小小的城市都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宁河永远都是一个灰色的、阴冷的、没有任何让人值得爱慕的地方，要不然当初我早就回到它的怀抱，回到父母的身边为家乡奉献青春。

“人家父母都是干部！什么乡下老婆！你不要断奶就忘了娘！告诉你，妈如果中秋节看不到你回来，中秋节那天我就坐火车到你的公司来，你还是好好考虑一下吧，你永远都是妈生的，不管你还认不认我！”她已啪的挂了电话，哎，又把她老人家得罪了，我无奈的放下电话，盯着桌子发呆，昨晚的过度饮酒好像又引得头痛起来，眼睛也开始发胀了。我起身走到旁边的沙发上斜靠着，进办公室前的高兴一扫而去。

“小陈，给我倒杯开水！”我的声音很低，但门还是开了，陈小姐飞快地走了进来，以最快的速度递上了我需要的

开水。

天啦，你看这些员工对我是多么恭敬，在他们的心里，我是老总，是上司，是受恭维受尊敬的，他们每个月都会从我的腰包领去薪水，我不光养着他们，还养着他们的家人，我应该是不错的吧！可母亲时时在我面前威风十足，时时告诫我该怎样怎样……哎，她也是关心我，爱我，替我着想，可……她并不理解我，她怕是越老越倔强了，她以前的宽厚仁慈哪里去了？我越是独立，她越是担心，她越是怕我不听她的话，哎，她老了？更年期了……她常常在电话里无事找事的罗嗦我是受不了的。

电话铃又响了！

肯定是我妈总觉话没说完又打过来了，她是不会打我手机的，她记不住那么长的号码！我示意陈小姐去接并说我出去了。

“柴总……他出去了，等会儿打过来吧！”陈小姐说完放下话筒，望着我说：“柴总，是个男的，他说马上给你打手机！”

“什么？”我有点为自己的判断失望。

后来，我的手机果然响了，不过电话仍然是来自那个贫穷的、阴冷的城市，只是这个电话是那个城市的父母官打来的——我的大学同学黄志刚！那个穷城市里的一个副市长！说来也真奇怪，他在电话里竟然也让我回家一趟，而且是叫我今天就赶回去，“什么事情？”我真担心是我那老糊涂的妈打电话给他让他劝我回去相亲。

“哎，你别那么紧张好不好？直说吧，我有事情请你帮忙，只有你回来才可以帮我，而且是在今天，今天赶回来最

好……”他强调，一本正经而且泰然自若。

放下电话，我又想到对母亲的不耐烦竟有点后悔。于是立马给全体员工开了个短会，安排好了两天之类的工作，我打算回宁河一趟，一是回去帮那位当副市长的同学，有点可笑吧？一个副市长求一个小商人帮忙！二是回去当孝子，见我父母为我物色的女朋友……

其实这些应当是让人快乐的事情！

二

见到他已是当天深夜，在他装修豪华的屋子里。可能是幽暗的壁灯在客厅里的光太朦胧，可能是常在官场奔命的他太疲惫，第一眼他就让我有一种不太愉快的感觉。十多年前，他身材匀称，高大帅气，如今腆着的肚子和宽厚白净的脸让人联想到他的官位和每天来往于高档酒廊与会议室之间的神情……

“明天我们再说吧，今天太晚了！你的房间已收拾好了！”他说。

“你老婆知道我回来？”我有点纳闷他的那个怎么没出来跟我打个招呼。

“不！她去看儿子了！”他们的儿子在另一个地方上寄宿制的贵族学校。

“明天我还是先回我父母那儿，他们又想给我介绍对象，不过，我觉得要娶个女人做老婆倒是容易，就是找个合适的不容易！”我坐在沙发里调整了一个最舒服的姿势，点上一支香烟笑着说，其实，一个大男人在这个问题上真不想探讨太多，其中的道理谁都懂，只是听到他“儿子”两个字时心里便猛然想起母亲的电话，如果我能顺顺利利的结婚生子，我的“儿子”不也十四五岁读中学了！我脸上的表情可能有点不自在了，大龄男青年和大龄女青年一样都有忧虑的时候。

“哦，你的事情暂时过两天再去办，这两天我看……不过，也许会有时间，你抽空回去也行……你告诉他们你今晚回来了？”他问道。随后也点燃一支烟抽了起来。

“还没有，你到底是什么事情？不可能比我看女朋友还重要吧？！”我玩笑似的。

“好了，早点休息，明天再说！”他立即灭掉了那支刚刚点燃的烟头，站起来在客厅里来回踱起步子。

“哦，明年市里要搞招商会，开幕式可能需要服装”一会儿他停下来看着我一本正经的说。

“有好几个条件好的单位我们要求统一上档次的工作服，到时候你可以来做这些生意！”他接着道。

“什么档次的？”我信口说出几个价格高昂的名牌产品。

“对，就这些之类的，宁河要以全新的面貌展示给全国各地的客人！”他神气十足的说，眼睛里闪着奇异的光。

我一边吐着烟圈，一边思考他刚才的话，突然我的脑子仿佛出现一片真空，大学里和他交往的一幕幕竟浮上脑海，那时的他和现在差距是多么大呵！

第一次见到他是进大学的第一天，我们都在新生接待处报到，他的穿着引起了我的注意，我看到他穿着补了巴的蓝布裤子、一件洗得快发白的中山领蓝灰衣服，脚上那双解放鞋沾着一层红泥，很明显他来自偏僻的农村。

第二次见到他是报到后我找到了学校给我安排好的寝室，一进去他恰恰也在里边，正在收拾自己的东西，那个时候所有的东西都自己带去，秋天不太热他将一张花布床单铺在属于他的那张床上，他的床位恰恰和我面对面，这时我才注意到有一个年老的人陪他一块儿来，很显然那是他父

亲，他的父亲看上去是那种极老实的农民，且不苟言笑的那种。我看到他从布里掏出了几个盐蛋和两个泛黄的馒头放在一个边沿已有一点残破的搪瓷碗里，收拾完后，他们便坐在床沿开始品味那些东西，他们开始问我的情况，当他们一听说我来自宁河时竟眉开眼笑：哇，我们是一个地方的！原来他们来自宁河的一个山村。他的父亲很自信的谈起这次送他来上学的情形：“不过，我们是走到宁河才坐车的”，他说道：“走了将近一天，还在宁河城里住了一宿；村子里有好多人都来送我们，最远的送了二三十里路！”他的父亲万分高兴的谈着，接下来我便从他的言谈中知道他们是他们村的村长……

他的组织能力可能跟他的父亲有关，他虽然经济上略显紧张，可他充满自信，敢于在同学中发表自己的意见，敢找老师探讨问题，他应该是一个优秀的、精神上富足的学生，属于心理因素较好的那种。

在大学毕业时他给我的留言就是：祝愿我们今后事业有成！现在看来他是那样了。不过他的成功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有一个当官的岳父。很多知情者都明白，如果不是岳父，他可能永远是一个机关办事员，下班后转于锅台或麻将馆的一个市民。如今他已是宁河市最年轻的副市长，做什么事都得心应手、风光无限。记得去年我们同系的学生在他的组织下搞了一次同学会。他是所有同学中最有头面的，因为常在官场混染的他已将自已的风光展露无遗，那是我第一次厌恶他，但那种念头一闪即逝，我始终认为一个本来该种三亩八分地的农民当官后的模样是许多作品里描述得不能再描述的了。

只记得当时他带着他的妻子——一个长得极丑的中年妇女拍照，他们极不相配的模样让人哑然。其实我知道，志刚在和这个高干的丑女结婚之前本有一个纺织女阿娇和他同居，两人都快结婚了，志刚被一个上司“点拨”了一下便突然和阿娇决断，阿娇一气之下跑去深圳，如今在营销化妆品，偶尔回来她还会和我联系，因为当年志刚抛弃她后她还专程到学校找我诉冤曲（那时我在读研究生），我没有办法帮助她，只在和志刚的通信中提到这事，他信中叫我“别管我和她（娇）的事，我得为我的出路考虑……”后来，我便劝阿娇死心算了，她也还算个有志气的女子，后来一气之下去深圳艰苦创业，如今也还算一个小老板，不过只是孑然一身，志刚对她的伤害应该是很深的。

三

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他早已穿戴整齐的坐在沙发里，茶几上的烟灰缸里多了好几只烟头，看他蜡黄的脸色我甚至怀疑昨晚他是不是整夜都这样坐着。

早点之后，他要我驱车去福音街，我不知道他为何会让我去那条我从小踏遍足迹的街，“为什么去那儿？你不会和我妈合伙用计让我回来见什么女朋友吧！”我不得不怀疑这件事情了！“不！可能你真能见到你的父母，不过去了你就知道了！”后来我开车去福音街。

“你也知道，像我们这种身份的人是不可能和群众中抛头露面的，所以今天这事情便只好请你全全代我去办，你也最好别问什么，只管照我说的去做就行了！”他把我也全当他的办事员了！“叫你的秘书什么的去做不就得了？犯得着让我这么远跑回来？”我带着嘲讽玩笑着。“只有你才是最佳人选！”他夸赞我，自从他当上个狗屁市长，常就使这句话。“明年同学会地点选在你的公司，还是我来做东！”他又扯出这件事情，当前当官的就是不同，思维是跳跃性的极富现代气息，“别说，等到时候再说”。我瞅他一眼，其实他好像已对一切都心不在焉，也没有理睬。

十三年前，这条街是不存在的，那时我们宁河还是一个县，就在一九八四年的时候吧，小县建市，城市便重新规划，这条街是兼并了许多大大小小的巷子，拆迁了无数高高矮矮的

民房，最后从南到北横贯全城，建成了目前宁河最繁华的一条大街。大街两旁是错落有致的低至七八层、高到二十余层的楼房，一般三楼以上是居民住宅，一楼、二楼多为商业用门面或写字楼。十分钟后，志刚示意我将车停在离一座高三层小洋楼前一百米远的地方。那幢楼是福音街两旁惟一的一家私人住宅，记得是前年落成的，真不知是哪家有权势的人能买通现在的制度在统一规划的范围内买地造自己的别墅?! 不过那洋楼倒也不煞风景，因为它无论从设计到施工都属一流的，这也丝毫不会破坏路人的心情，倒觉一种新颖与别致!

此刻，该谈的大凡是那楼怎么样了，让人留意的还是围在小楼前的熙熙攘攘的人群。

“那么多人围在那房子前干什么?” 我将车停靠下来问道。

“阿柴，你知道，那楼上的女主人吗? 一个三十二岁的漂亮女人……可是她已经死了，是前几天的事，她从小喜欢绘画，上过美院，今天她的作品正在小楼里展出，并且……标价出售。我想，把她的画全部买下来，不过，这得由你出面，你这时候去问问那些画标价多少……还有——怎么个卖法?” 志刚望着那人群一字一顿的说，说这些话的时候速度极慢，好像是怕我听不懂，说实话给他来办这桩事情我的确没有一点思想准备。

“有这个必要? 她的画能值多少钱? 这个东西今天是冷门儿，不过我倒想知道这么年轻的女人是怎么死的?!” 我看到那楼房前人越聚越多了。

“你现在要做的事就是首先去帮我打听那画的价格，其次就是谈好之后将它们买下来，定好交货的时间以及其他相

关事情！”他的口气有点生硬。

“你不去看看？”我盯着他，“那些画是庸品你也要？！”我认真起来。

“全要！一幅都不能少！拜托你去办！”他分明有些烦躁和不耐烦了，“哦，对不起，阿柴……”他补充道，口气温和了许多。

“哦，你是领导，在这些地方抛头露面定会成新闻，找我帮你做这事倒也不错！真不知你什么时候开始学会欣赏艺术品，不过，从前我有一个女朋友，我的初恋，那才是个画家，不过我们已好几年没消息了……哎，一切以后再慢慢给你说！”

我不得不多说了两句。的确我初恋的情人，我心底的爱人是个画家。只是我没法真正得到她，我知道她恨我，永远的离开我。想到此，心底有点凉，这也许是多年来没有心情找女人结婚的症结。我已拉开车门大步向那房子走去。

围在那小楼台阶下的有百十来人，他们有的在叽叽喳喳的议论，有的从房子里出出进进，有的张着脑袋看那当街的墙上贴着的一张一开大小醒目的告示……我凑过去，凭着一米八的个子毫不费劲的将那告示一览无余：

朋友，这小楼上曾经住着的那位纯洁而美丽的姑娘已在今年初秋永远的离开了我们。

儿时便酷爱绘画的她留下了许多作品，从今天开始，这些作品将展览一星期并标价出售。所得费用将捐赠给孤儿院（这是死者生前的遗愿）。

死者之友敬上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十日

“这个女人……不可思议！”我听到一个中年男人对站在他身边的女人说。

“嗯，我刚才好像听到有人说，她的死很特别！”那女人说。

“那我们上去看看！”男的说。

“哎，算了算了，有什么好看的?!”女的说着拖着男人挤出闹嚷嚷的人群走了，男的忍不住回头又望了一眼。

随着那来来去去的人流，我踏上了进入小楼的第一级台阶，这是一座抬高了地基占地约两百平方米左右的洋楼，上得洋楼的石阶大约有八九级，试想踏着这个石阶上上下下的屋子里的主人该有多么高贵与自豪！这女人一定很有钱！她到底是做什么的？我的好奇心在石阶上每登一步便加深一层……走完石阶从那约三平方米的平台进得小楼的第一层楼的客厅，门口站着一位清瘦的小伙子，对来往的参观者点头示意，好像是为了对来访者表示一下礼貌。

“请问，负责这些画的人……”我靠在客厅进门的左墙边彬彬有礼的问他。

“哦，在二楼展厅，穿着一身黑色羊毛衣裙披着很长头发的那个高个子女士，何婧小姐！”那小伙子口齿伶俐的说道。

“是个女的？”我不加思索的反问，在这之前几秒钟，我想应该有一位挚爱着她的男人为她打理这一切的，哪个有文化有魅力的女人会是孤单寂寞?!

“是的，她是韩女士最要好的朋友！先生如果你要买画的话直接去找她吧！”他忙着迎候那些进进出出的参观者——这个客厅里大约有四十来个年轻男女观望作品。

我沿着客厅靠右墙的楼梯径直上了二楼，在这层展厅里，看画的大多是翩翩男士，女人太少了，故而穿黑裙的高个子何小姐是很容易发现的，我一眼就望见她正在和几位看上去较熟识的人站在厅的一角轻声交谈……

“何小姐，你在负责这些画吗？”我走上前去开门见山。

“是的，你……看中了哪一幅？”她随意的朝那些作品环顾了一下说，漂亮的涂着红色唇膏的嘴真迷人——带着凝重的美，好友的早逝让她的眼神有点忧郁！

“我是不太会欣赏这些作品的，可这些画我打算全部买下来！”我也一边环顾那些作品一边说。

“……这……”她几乎是惊愕得说不出话来了。

“当然，从现在开始，请您一幅都不要卖出去了！”我又强调，就像在为自己的公司洽谈业务。

“哪……这样吧，您等等，请您还是先看看这些作品，十分钟后我答复您的要求！”何小姐说完，进了靠客厅北边的长廊，那边大概是主人的居室之类，这种中西合璧的房子大都如此构建。不过，在大城市这种楼大都修在郊外由开发商统一开发形成错落有致的别墅群。在城市中央这种建筑真是极少见，我在心底不停的感叹！

放眼这近百平方米的大厅，中间摆放的豪华的台湾进口沙发和红木茶几，靠近大厅的东南角摆放着一架与客厅家俱色泽相近的茶色钢琴。哦，这些都是那女人的东西，难怪别人想踏进屋子一睹她的作品，其实大家所想领略的许是这女人本身！挂在四壁的作品应是油画之类，用油彩作原料调和出的色彩给人一种完全交融与不可分隔的质感！我居然看见好几幅裸体女人的画像，一定是她的自画像！嗨，那脸色好

面熟……似曾相识……我想仔细睨她的面容，但又顿觉自己太痴，于是迅速的收回目光，转身向当街的一扇窗户靠拢，点上一支香烟，透过窗口将视线落在外面来往的车辆和错落的楼群间。在生意场上饱经风霜的我片刻竟有点手足无措！但见对面的钟楼，心里倒踏实了一点儿。它是百余年前外国人修来传教的，称为天主堂，后来曾一度时期被封锁……现在每星期都有神父传教讲经的，几十年前，这天主堂的钟楼还会有人敲钟报时，如今已没了钟声，但仍可见富有现代气息的教徒时时进出其间……

“先生，请您到里面，我们好好谈谈！”不知过了多久，何小姐出来招呼我了，我随她走进了其中一个房间。

“请坐，先生，您贵姓？”何小姐示意我在那屋子里的沙发上坐下来，递上一杯茶，这大概是女主人的书房，进门右手边一排书橱陈列着不少的书籍，那张较豪华的书桌摆在门对面靠近窗户的地方，书桌上有几本杂志什么的，让人追忆起女人坐在书桌旁悠悠的翻阅书刊的场景。

“先生，你贵姓？这是作者的伯父伯母，他们想和您谈谈！”何小姐说。两位老人正坐在房间靠墙的沙发里，认真的朝我看着。

“哦，你们好，我是为这些画来的！”我一边说一边在那两位老人旁边的沙发上坐下来并习惯性的向进门的一对老年夫妇递上自己的名片。

这对老夫妇看上去很健康，但无疑当不幸降落在自己亲人身上时给他们的打击是非同一般。“听说您要全部买下我侄女儿的作品……柴先生？”那老头翻过名片看了眼抬起头问我，是浓浓的异地口音，他的眼神显示出白发人送黑发人

的忧心……

“是的！”我肯定的说。

“那，你能不能告诉我，你是收藏家还是艺术爱好者？”那老人继续问。

“哦，这个我不太好回答，不过我想把它们全部买下来，你们开价多少？”我想知道这个问题。

“哦，是不方便说吗？”老人反问，沉思片刻，接着说：“我想，如果我侄女儿的作品若是一个艺术爱好者购买，她会更瞩目的，我们也就更安心，说实话，她太年轻，她的作品也有很多不成熟的地方，从商业的角度来说价值也不是很大，但她的理想并不全在于此……只是，她早早的去了，对艺术的追求便已停止了，绘画的造诣也到此结束……故而，我们想知道你全部购下她作品的真正原因……况且，她死于一个让人非常恐怖病，你会不会介意，购买一个艾滋病人的作品……”旁边的老妇人已泣不成声，说话的老人已哽咽……我一时茫然，艾滋病我可是没想到，这个女“画家”也许也太风流，我尽力调理着自己的心态。

“伯父伯母，你们回房间休息吧，我和柴先生谈谈，把你们的意思讲清楚！”何小姐起身去搀扶他们，也许是被他们的情绪所感染，也许是自己来干这桩不懂行的差事，我很歉疚的看着他们悲伤的走出房间！

片刻，何小姐出来了，她在我旁边的沙发上坐下来，盯着我说：“这样吧，柴先生，按伯父伯母的意思，他们希望这些画能在本城展览一个星期，如果你要全部购买的话，我们会贴一张通告。这些画总售价十万元，今天之内您先付80%的定金。”

“定金的事情完全可以接受，画展的时间是不是可以缩短？”我担心志刚没时间来拖延的，他可是个办事雷厉风行不喜欢拖沓的人。

“这个……实话告诉你，我们只是想让小城里的人真正了解作品，当然谁也不知道她为何会得艾滋病，对她的个人生活真正了解的也不多，我们只是想通过作品让大家能多多了解她，作为她的朋友以及她的亲人——我们希望您能理解。如果您懂得这些作品，那就等于懂得她了。她是个教徒——天主教徒，故而她是慈悲而善良的……”她的话让我似懂非懂，但我对这女人——画家，倒真的充满了好奇，她仿佛是很神秘似的，让我愈来愈陌生，但这种似曾熟悉的陌生竟不得不让我有了了解她、知晓她的冲动……

“哦，我只是想全部购下她的作品，还没想那么多，我也不知道她死于艾滋病，但我想这不会影响我购买作品的心情……”我解释道。

“谢谢您的宽宏大量，其实雪儿以前也曾办过画展，只是这次的意义不同，希望您能理解！”何小姐的话依然很婉转，“这样……我们还是把购画的协议定好，我想还是请人公证一下怎么样，因为我们想请您在今天之内将 80% 的定金汇到我们的账户上，如果今天您没能办妥，最迟不超过三天，您看怎么样？”

“一切按你们的要求办理，但展览一周的时间里这些作品会一幅都不少的完好无损吗？”我在生意场上的谈判习惯了，但片刻这话一溜出来便顿觉多余……

“没问题，我们会马上贴告示出去，讲明我们协商好的事情，以免再有人洽谈购画的事情，要知道今天已有好几个